

→ 滚滚红尘

□ 积雪草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不浪漫的事,你是,我也是。

青春年华,你第一次和男孩子约会,紧张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心中慌慌的,如一只小鹿在跳。约会地点在学校旁边的小公园里,你跟父母说,学校要补课。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你可以正大光明地去赴约。

朝思暮想,及至见到,他低着头,搓着手,只一句“你来了”就再也没有下文。你期待他再说点什么,比如喜欢之类,可是他非但没说,反而一扭头,撒丫子跑了。

你恨恨地跺脚,慢慢转回身,发现老爸神兵天降般站在你的身后,你遂气短,结结巴巴地解释,补课的老师没来。

青春时光,你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尽管此前你已经跟父母做过种种交代,不准他们难为人家,父母明明答应得好好的,谁知中途变了卦,刁钻古怪的问题一大堆,弄了十万个为什么让人家回答。

父亲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一副家长的派头,把人家吓坏了,人家可是老实孩子,哪见过

→ 不妨八卦

□ 七七

史上最清纯的美女董小姐终于被狗仔队逮了个正着。

这个清新得像中学生、永远不施脂粉、美得像雾一样、无数男人的梦中女神居然被长得像“脸被门挤过”(王先生的密友苗圃语)的王先生拥在怀里,情挑密室,顺从得像只小猫——这视频让无数宅男的心碎了一地,更让无数女人看掉了下巴。此情此景,只有1994年大美女林青霞下嫁“行李员”可比,当人们看到名动江湖的一代名姬居然弃白马王子秦汉而不顾,嫁给一个獐头鼠目的成衣商人时,只能跌足长叹:可惜了基因。

为何那些丑得人神共愤的男人能排除万难,霸占女神的心?这真是一个千古难题。俄罗斯作家库普林写过一部中篇小说,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大美女苏拉米菲问她的爱人,“亲爱的,你用什么俘虏了我?”她的爱

→ 围城兵法

□ 阿简

绣锦是我的初中同学,在那个青涩而纯真的年代里,我们俩整天形影不离,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初中毕业以后,经亲戚介绍,她去了远郊的一个工厂做临时工,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每逢遇到人生中的重大事件,绣锦还是会到我家来跟我聊聊,比如她的临时工转了正以及后来找了一个开卡车的运输个体户做自己的未婚夫。

绣锦恋爱的时候我正读大一,整天抱着琼瑶的小说诗啊梦的,清高得不着边际,对绣锦隆重推出的卡车王子,自然不放在眼里。我毫不避讳地跟绣锦说出了我的看法,她倒也不介意,一会儿把脑袋靠在沙发背上痴痴地笑,一会儿又站起身对着穿衣镜,摩挲脸上的一点粉红印子——那是她的那个他留下的吻痕。她正在热恋之中,两个人在一起的每一个片段,再琐屑都可以在回味无穷地在脑子里放幻灯,更何况是看到这样柔情而甜蜜的印记。

我知趣地闭了嘴,倒不只是怕说实话讨人嫌,而是绣锦虽然

生命中那些不浪漫的事

正因为那些不浪漫的事情,愈加显出浪漫的可贵。

这阵势?

父亲推了推眼镜问他,你有正式工作吗?年薪多少?房子在什么地段?老家在哪里?你的父母将来要不要和你们一起住?你有没有家族遗传病……这类问题像小山一样迅速把他压趴下了,饭吃得很纠结,酒没有喝,酒未足饭未饱,他撂下碗撒丫子跑了,从此再也没来找过你。你急了,打电话问他,他说,你们家哪里是在选女婿啊?简直是在招驸马。

庸常岁月,你结婚三年了。结婚纪念日那天,到了下班时间,你非但没有看到鲜花巧克力,连他的人影也没有看到,于是你决定深入虎穴,侦察敌情。他说加班,你索性去了他们公司楼下,等他下班。

一直等到天黑,才看到他从办公楼旁边的咖啡屋里姗姗而出,身边居然有一位妙龄女郎,你一下失去了理智,决定抓他个现行。

刚要说几句难听的话,他似乎明白了你的用意,一把拉过身边的女郎说,这是我常跟你说的老姨家的小表妹,前两天刚回

国,你过来认识一下。

你一下子怔住了,以为惊天的桃色事件,原来不过是自己的草木皆兵,想想都后怕。

家常日子,你的儿子3岁了,居然还不会叫妈妈,他不能与你情感交流,不能与你情感互动,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以为他患了自闭症,急急忙忙带他去了医院,医生的答案是否定的,你的心才平安放回肚子里。

喜极而泣的你,每天陪着他的时候,总是呆呆地看着他,你最大的愿望,不是希望他能上重点学校、考清华北大、当科学家,你最大的希望就是他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

忽而中年,你发现爱人的鬓角有了白发,你急急忙忙找到镜子,仔细照了一下,发现自己的鬓边也有了白发,你对着镜子使劲地数啊数,终于数到泪眼模糊。大半生的时光,就那么不知不觉从指缝间滑落了。

时光不停留,岁月不饶人。闲暇时光里,你会掰着指头细数生命中那些浪漫的事,可是那些不浪漫的事儿却总会不自觉地跑出来,而且跑在前头。

想来想去,你想明白了,其实浪漫也好,不浪漫也罢,那都是人生路上的结与劫,也正因为那些不浪漫的事情,愈加显出浪漫的可贵。



丑男为何独占女神心

人回答了这么一段有哲理的话:“噢,我的大美人儿,在你之前有数千的女人给自己的心上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在你之后数千年她们还将询问自己的心上人。世上有三件东西是我不能理解的,第四件我也不了解:天上鹰的飞行路线,崖上蛇的爬行路线,海上船的运行路线和地上男人通向女人之心的路线。”

如果你翻过一两本生物科普著作,你就会发现从有人类以来,在女性择偶的偏好里,丑从来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势利的《进化心理学》说,连雌性伯劳鸟都会选择拥有食物、羽毛和布料最多的雄鸟,女性对“经济资源”的偏好与生俱来,通常来说,掌握或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并愿意为女性和子女投资、富有经济前景的男性更能获得女性的青睐。除了有足够多的钱,当然还有有权力的男人,美国少女莱温斯基

祭出的是“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这句名言,而清冷智慧的女作家张爱玲则冷静地吐出雷霆万钧的断句:通往女人心的路是阴道……

在泡妞的漫漫路途里,丑确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丑确实会带来问题,当然它也会激发出另外的异能。苗圃不就王王先生虽然长得丑,可“女人缘特好”?为什么女人缘好,那是因为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就会开一扇窗。没有了帅气长相的丑男人,其实也就没有了负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的,他丑是丑,但架不住人家细心,架不住人家舍得下工夫,架不住人家死缠烂打,烈女也怕缠,有了这一身做小伏低的功夫,谁不能拿下?林奕华说了,痴情其实是一种才华,而能让女人觉得你情有独钟,对她痴情无比,则是一种天分。

“行李员”泡青霞的时候天天往片场跑,安慰大美女那颗恨嫁的芳心;郑翔中要追李美凤的时候天天打国际长途,死活要给美人讲他的小笑话。如果说以上两位还因为有钱而占据有利地形的话,王先生显然给我们示范了另一种泡妞绝活,在无钱无势无容貌的绝地之中进行了一场独属于丑男的逆袭,纯靠个人技术搞定一代人的梦中女神。你看,他舍得下工夫,可以追一个女人长达二十年,你不接受他,他一点也不恼,情商奇高。据片场的人说,王先生遇上董小姐时对她“好得离谱”,过了不久,还主动把婚离了,我离了,您随意,这诚意是不是可嘉?

那些丑得人神共愤的男人都有一颗坚忍的心,这就叫“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找到老公的藏宝图

谈兴正酣,但她的话题显然是完全锁定在她的卡车王子身上,轮到我说说话的空当,她已经心猿意马了。

后来我在街上偶然碰到过他俩,那王子一身皮衣皮裤,脚上还穿着一双长及膝盖的大马靴,撇着外八字东踹一脚西踹一脚,挺胸叠肚地大踏步走着,油光光的黄头发梳成许文强式的背头,从头到脚金光瓦亮,像个油汪汪的甲虫。看着绣锦倚在他的胳膊上笑得面若桃花,我忽然觉得自己实在是多事了——相爱原本就是两个人的事,只要绣锦自己满意,我又何必多这个嘴呢?

后来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小事,我们俩慢慢失去了联系。只知道她跟他结了婚,他在外面多拉快跑很是挣了一点钱,她在家里也不负众望生了一个宝贝儿子,两口子理应外合,日子过得挺滋润。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们没有再见面。直到今年春节,她来妈妈家找到我,我才知道她的生活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婚后没两年,男人迷上了赌博,连输

钱带交公安局的罚款,一沓又一沓的票子打了水漂。绣锦心里不痛快,自然少不了要数落他,他听着心烦,索性撕破脸跑到外面喝酒打牌、寻花问柳,无谓的花销就像早春的冰窟窿,越来越大,越来越填不满。再加上生意越来越难做,钱又一年比一年不值钱,原先的那点积蓄没过几年就所剩无几了。

两个人开始频繁争吵、打架,从恶语相向到大打出手,在孩子五岁那年,干脆分道扬镳。

绣锦后来又结了一次婚,对方是前夫的同行,虽然不像前夫那样吃喝嫖赌,可是因为对亡妻念念不忘,又对女儿千娇百宠,好像也分不出多少心思花在绣锦身上。家里有什么事情,父女俩一商量就定了,绣锦对此有没有意见,根本就无关紧要。他那个上职高的女儿小鬼大,为了阻挠父亲跟继母同床共枕,脑子里似乎有着用不完的花花点子,而他爸对孩子的这些坏主意居然也是言听计从。绣锦心里不乎,觉得自己“大的比不过一个死鬼,小的比不上一个孩子”,而

且连家里到底有多少进项都无权得知,“简直就是一个每月只拿一点生活费的保姆”,这样的日子过了四五年,再过去想来也无趣,就又一次离了婚。

我听了绣锦这些往事,心里酸酸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对于一个少年时代的好朋友,我实在不愿意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它在我的脑子里总是欲罢不能,不时地绕来绕去:四五年的时间,都不能消除对方心中关于钱的芥蒂,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责任呢?两次婚姻的失败,拨开事情的枝叶叶叶仔细查看一下,问题的实质,真的都是为了钱吗?

再吝啬自私的人,也会跟心爱的妻子分享,只不过这事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对她有足够的信任。如果说老公的财富是一座蕴藏的宝藏,那夫妻间的信任,就是藏宝图。它的透明度,完全取决于夫妻间的情感系数。所以我觉得,女人如果打算掌握甚至控制老公的财产,还是先学会抓住他的心吧。因为他有多少钱是一回事,愿意给你多少,是另外一回事。

← 谈情说爱

文艺男

背后的女人

□ 宗瑜琮

今年的奥斯卡电影节,华人导演李安再次成为大赢家。手捧小金人,李安特别感谢了妻子林惠嘉,对台下的她喊:“I love you!”于是,台下那个衣着朴素、相貌平凡的女人瞬间成了众人瞩目的“娇点”。

众所周知,李安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太太。李安成名之前无戏可拍,窝在家里的6年,家中开销全靠她的微薄薪水。更难得的是,太太不但没有要求他出去工作,还给了他绝对自由的空间。林惠嘉对李安没有要求,自己却勤奋敬业——她博士毕业后,一直从事生物学的研究,成就斐然。在大家的想像中,大导演的夫人一定是位气质超群、风姿绰约的奇女子。三十几年前就慧眼识英雄,认定那个男文青是只“潜力股”,这得多么有远见卓识啊!及至见到李太太真人,粉丝们不是没有些许失望的:她原来是如此普通,与身边如云的美女相比,那荆钗布裙的低调装束甚至显得有些寒酸。

我的几位朋友——她们都算得上李安的影迷吧——感觉有些困惑: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导演们,他们的结发妻子何尝不曾支持过他们?但他们成功之后,又有几个不是背弃了糟糠之妻的?李安怎么就这么用情专一,能与太太携手三十年不离不弃呢?

她们全然没有想到,导演们的成功也许各辟蹊径,但具体到个例,没有林惠嘉,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李安。在李安的履历里,最低潮也最传奇的始终是他“窝在家里”的6年。说起来,别的大导演成名之前,多多少少都有份体面且能养家糊口的工作吧?李安不同,从纽约大学硕士毕业后,他一直在追寻自己心中的“导演梦”,没有做过一份正式的工作。要知道,他这几年并不是“窝”在台湾自己家里,而是在背井离乡的美国啊!不仅生活压力巨大,来自家庭的压力更是非同寻常——李安的父亲思想保守,玩电影在他老人家眼里是不务正业。若不是太太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出去独自赚钱养家,留下这位文艺男成天在家里琢磨自己的电影事业,李安恐怕早就为生活所迫,转行做电脑程序员去了。不过,提起自己对先生的支持,林惠嘉只淡淡一笑,调侃道:“李安出生时脐带绕颈,脑细胞损失太多,只适合专注地做一样事情。”还说,“我没帮他,我只是不管他。”

呵呵,自己辛苦赚钱养家,却从不管老公做什么的女人不多,搜肠刮肚本人也只想起一位:俏江南的女掌门张兰。她的老公田益宾是北京的一位艺术家,自由摄影师,他涉足的领域很广,而且做事全凭兴趣,从不为赚钱勉强自己。当然,张兰和林惠嘉有所不同:张兰和现任老公相识之初已是身家不菲,可谓潇洒得起来。林惠嘉与李安却是相识于微时,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能在那样的境遇中,靠自己的独立坚强支持伴侣的梦想,看似容易,又有几个女人能做到?这样的太太,李安又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呢?

不是每一个韬光养晦的文艺男都能像李安一样幸运。所以,当文艺男的太太,不是一般女人所能承受得起的,你要强悍到对男人没有要求。而当有一天,所有人都注视着,你怀疑你是否配得起“某某人妻子”这个光环时,你内心的小宇宙依然平静如常。